

安庆市图书馆
张健初 主讲
编

安庆人文历史二十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安庆市图书馆 编
张健初 主讲

安庆人文历史二十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安庆人文历史二十讲》 编委会

主 编：曹元勋

副主编：裴 陆

编 委：徐晨光 王瑞瑞

序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书香城市的背景下，近年来，安庆市图书馆通过“安庆大讲坛”，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广经典阅读和宣传介绍安庆历史文化的公益讲座，深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安庆大讲坛”也因其较高的品位和良好的社会美誉度、影响力，被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授予“十佳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称号。这本《安庆人文历史二十讲》就是根据张健初先生在“安庆大讲坛”的同名讲座编辑整理而成。

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安徽之源”“文化之邦”“禅宗圣地”“戏曲之乡”的美誉。晚清安徽按察使觉罗成允总结为“皖之为省，襟山带江。江潏洄而毓秀，山蕴蓄而多奇。故其发于人文也，亦皆和平而温厚，磊落而嶷崎”（《〔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序）。千百年来，古皖文化、禅宗文化、戏剧文化和桐城派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孕育了众多令人骄傲的人杰，创造了许多值得记忆的辉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安庆丰富、厚重的人文历史，也是为了满足听众一直以来欲获得纸质讲稿的愿望，我们在“安庆大讲坛”特聘专家、安庆皖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历史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员张健初先生的支持下，把讲座结集成书，名为《安庆人文历史二十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本书配有近 200 幅珍贵图片，对安庆 800 年的人文历史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述，保留了主讲人通俗易懂的口述式语言风格。

安庆虽位于长江之北，但其经纬度与苏州相近，是典型的南方城市，依山傍水又是它典型的城市特色，前五讲以此入手，说城池，说地貌，说街巷，说建筑，说风景，重点落在一个“城”字上；安庆是安徽省老省城，前后延续二百多年，省会文化使安庆有别于其他一般城市，六至十讲聚焦于经济，聚焦于教育，聚焦于宗教，也聚焦于省城意义的建设；十一至十五讲重点讲述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对安庆的影响，其中包括报刊的繁荣，教育的崛起，戏剧的兴盛，文化的斑斓，以及西医在安庆的推广；城池与城市居民有机融合，构成色彩浓重的安庆地域人文特色，最后五讲不厌其细，寻访传世百年的美食，寻访照相业的兴起，寻访现代体育的发展，寻访百年商业脉络，也寻访老字号的源头。《安庆人文历史二十讲》就是从这样的视角，对安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不一般的别致解读。

编者

2018 年 11 月 30 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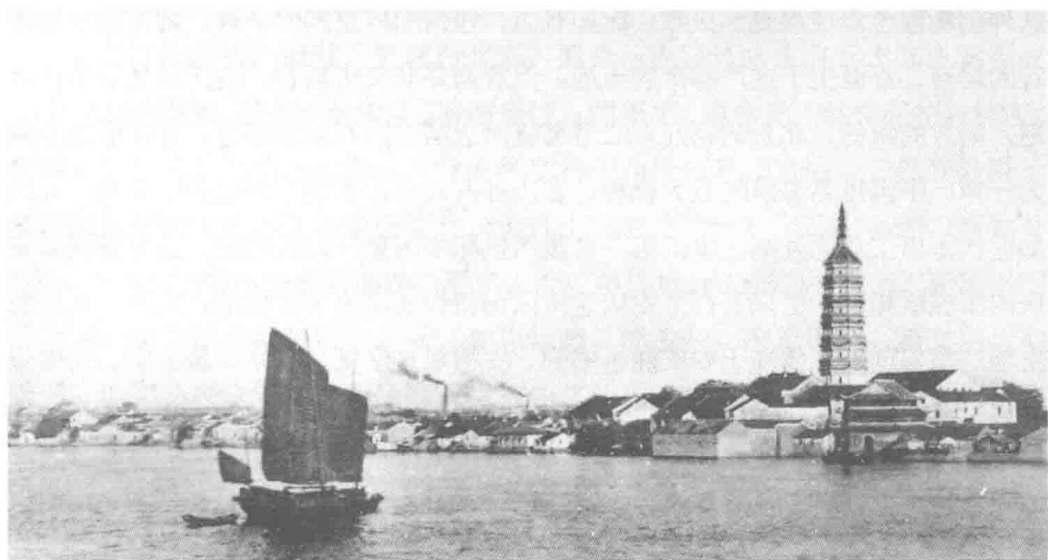
第一讲	安庆，安庆城，安庆城市	001
第二讲	安庆地理与街巷、街名文化	020
第三讲	老城的井，老城的桥，老城的景	039
第四讲	人民路步行街的变迁	058
第五讲	老城历史建筑遗存的分布与保护	072
第六讲	清末民初安徽铸币始末	085
第七讲	繁花：清末民初安徽教育	104
第八讲	安庆教案与安庆宗教源流	125
第九讲	民国安庆公共园林	145
第十讲	西风东渐：民国省城建设	164
第十一讲	盛景：清末民初安庆报刊业	183
第十二讲	戏剧之乡大安庆	195
第十三讲	皖省首府 文化安庆	208

第十四讲	民国安徽省城的民众教育	222
第十五讲	西医在安庆的发展	241
第十六讲	皖城美食文化面面观	255
第十七讲	安庆照相业百年溯源	273
第十八讲	安徽国术馆与华中运动会	287
第十九讲	安庆的会馆、公所、商会	300
第二十讲	安庆“老字号”杂记	314

第一讲 安庆，安庆城，安庆城市

上

2017 年是安庆建城 800 周年。对于一座城池来说，800 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它意味着政治风云的动荡，战争硝烟的弥漫，天灾人祸的悲凉，自然也包括歌舞升平的清明。800 道年轮的累积，为这座城池注入了太多的历史元素，也注入了太多的文化元素。800 年后重新审视安庆，其释义，也有了更深的内涵。具体概括有三：一、包容是城市胸怀；二、创新是城市追求；三、铁血是城市精神。



民国时期安庆城东门外

先说包容。包容表现为“吴头楚尾”。吴头楚尾并非单一修辞意义上的虚指，它有特定的地理特征，皖河是吴头与楚尾的界水。安庆旧时下辖六邑，皖河将其一隔为二。河之西，望江、太湖、宿松；河之东，怀宁、潜山、桐城。吴国近水，楚国背山。水有水的灵活，山有山的朴实。灵活有浮躁之轻，朴实有倔强之拙。夹于其中的安庆，因有皖河之水相断，河之东西文化也有各自特点，两者相融，便形成地理层面的包容。

南宋安庆城池新筑，居民多为外迁者，本土文化开始接受移民文化的影响。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拉锯战长达19年，安庆几成一片焦土。之后，大量移民涌入安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又一次大碰撞。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庆确立为安徽省首府，政府官员调任频繁，外来文化也随之渐进性渗透。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桂文化与湘文化此长彼消，同样也在安庆境内烙下深深印记。所有这些，都为安庆的包容胸怀奠定厚实基础。

包容是一种大度，包容是一种宽容，包容同时也是一种进取。800年来，安庆就是以这种大度与宽容的胸怀，包容所有的文化，扬其长，避其短，最终又将它们糅为一体，从而构成富有独立个性色彩的皖江文化。

再说创新。创新理念起自安庆的“城市之父”黄幹。800年前他修筑安庆城池，能采取非常科学、实用、有效的方法，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创新色彩。清末民初，这种创新理念表现得更加极致。比如戏曲，包括国粹京剧的孕育，地方剧种黄梅戏的培育，都诞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但戏剧并非安庆固有，安庆只是一个结合地，南方的婉约，北方的高亢，二者至皖河之滨，因有创新理念，才在形态上融为一体。中国排名靠前的五大剧种，安庆独占其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又比如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中国第一台机动船，虽与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相关，但只有行至安庆这片以创新为最高追求的境地，才有它根植的土壤。类似创新还体现于安庆曲水书局、安徽求是学堂、省立安徽大学、安徽银元局、裕皖官钱局、安庆电灯厂、安庆电话厂、安庆飞机场，等等。说安庆是“安徽之源”，其源就在于始终不懈的创新追求。

生于此、长于此最终走向世界的本土人杰，在他们的血液中，也同样融入了浓烈的创新特质。这些人杰包括：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创始人邓石如；

率三庆班为京剧形成做出卓越贡献的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民国著名报人、通俗小说作家、著有三千多万字作品的张恨水；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朱光潜；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先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长，集将军、艺术家、外交家于一身的黄镇；研制和发射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人之一、有“两弹元勋”之誉的邓稼先；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因《天仙配》名扬天下的严凤英；等等。

最后我们重点说铁血。城市需要独立之品格，城市更需要坚毅之傲骨，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铁血”。铁血的两个层面，一是坚守，一是无畏。正因为坚守，所以才无所畏惧，这也是安庆 800 年始终不变的城市精神。安徽按察使觉罗成允在为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所作的“序”中，有这样的句子：“皖之为省，襟山带江。江潏洄而毓秀，山蕴蓄而多奇。故其发于人文也，亦皆和平而温厚，磊落而嵌奇。”其中“磊落而嵌崎”，说的也是这层意思。

安庆铁血精神的代表人物，为元末安庆城池守将、淮西宣慰副使余阙。元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初七，天完红巾军陈友谅、赵普胜等汇集诸部环攻安庆城池，余阙率军攻战不力，身受重创十余处。面对天完红巾军重重包围，回望城内火光四起、后营不存，余阙知大势已尽，慨然挥剑自刎，沉尸于城西清水塘。这一刎，英勇而悲壮，犹如一面旗帜，高扬于城市上空。之后历朝历代，或官或民，均对其褒奖多多。

辛亥革命前夜，桐城人吴越在北京，孤身一人冒死刺杀清廷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后受挫，当场肢断腹裂，壮烈牺牲。两年后，革命党人秋瑾在绍兴被害，桐城人吴芝瑛挺身而出，将其尸骨安葬于杭州西泠桥畔。之后，一批受教育于省城的安徽籍英烈，又以生命为代价绽放出铁血之花。其中最出名的，当数黄花岗 72 烈士之宋玉琳、石德宽、程良。而更多怀抱远大理想的志士，聚集于安庆，以铁血之情奉献于铁血之城，如徐锡麟、熊成基、范传甲等。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身上也体现出安庆人的铁血精神。

所以我们这样说：“包容”“创新”“铁血”这三个关键词，深深地镌刻于安庆这座有着 800 年建城史的城池之上。

安庆建城史达 800 年，那么安庆建城之前，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盛唐山。盛唐山三边环水，南边是长江，西边是石门湖，东边的水域就更大了，除了现在的菱湖、莲湖，还有更远些的石塘湖、破罡湖、菜子湖等。这种三边环水一面靠山的地形地貌，明代《安庆府志》绘制的“怀宁县图”中表述得清清楚楚。现在如果看谷歌、百度等的现代卫星地图，安庆城池靠山环水的地形地貌更一目了然。早前，安庆城池没有江堤，如果夏天发大水，长江与湖泊就连成一体。水面之大，用“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安庆城西有个海口镇，那个“海”字就含有这么一点意思。这时候从空中俯瞰盛唐山，它就像大龙山的一条手臂，从集贤关一直向南伸到大南门。而安庆城，就建在它的手背上。

早在安庆建城之前，在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叫郭璞的人，一路寻访山水，最后到了盛唐山。郭璞不仅是个大学问家，还是一个精阴阳、通历算的风水大师。他看风水的范围很广，不仅看住宅之基，还看城市之基。郭璞来盛唐山的这天，天气特别好，他从登云坡一路爬上来，放眼南望，江天一色，水茫茫，云淡淡，心胸也格外开阔。于是郭璞把手朝自己站立的脚下一指，对与他同行的朋友说了四个字：“此地宜城！”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他脚下的这个地方，适合建一座城！郭璞当年上山的路，现在还有保留，这就是安庆九头十三坡中最有名的一条小巷——登云坡。

郭璞说“此地宜城”的年代，或是在西晋末，或是在东晋初，当时谁也没有把它当真，直到 800 多年后的 1217 年，安庆府知府黄榦从史书中看到了这四个字，眼睛一亮，把“此地宜城”变为了现实。

这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1217 年，也就是南宋嘉定十年，安庆已经是府了，那么，这个安庆府并不在现在的安庆，它又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当时的安庆府距现在的安庆城也不远，如果开车过去，40 分钟就到了，它就是现在的潜山县。潜山春秋时期为古皖国，皖是一位仁慈的君主，大家都亲切地称它为皖公。在天柱山风景区，就有一座非常逼真的天然皖公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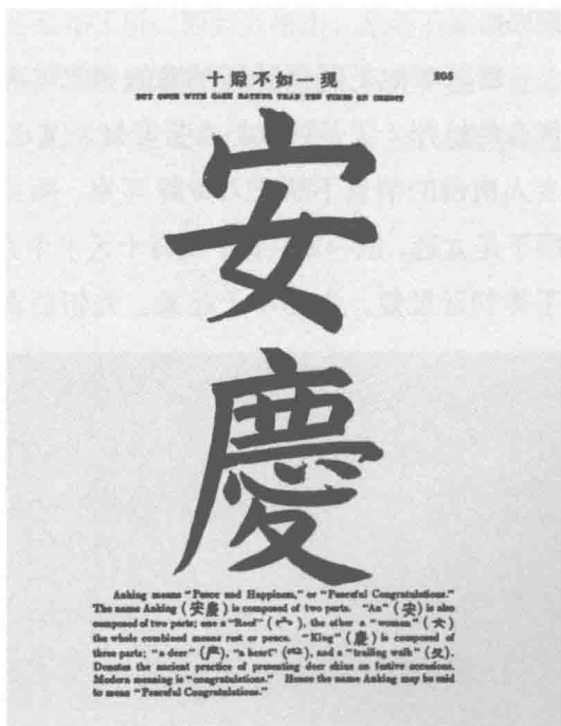
安庆这个名字，并不是古来就有的。北宋初年，它的全称是舒州同安郡团练，后来升为防御。团练和防御都是管理地方军事的设置，所以对外相称，常把后边

的缀语给省了，就叫舒州同安郡。北宋政和五年（1115），同安郡防御升级为军，名字也改为“德庆”，称为舒州德庆军。军在北宋时期，是四类州级行政区之一，其中管辖县区的称为“州”，相对发达的城便设“府”，重要经济产地另设“监”，“军”则设在军事要地和边界地区。

到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广东有一个叫康州的地方升格为府，他们也取“德庆”为府城之名。这就有些麻烦了，因为两个地名不能重复，而府的设置，比军又略略大一点，于是我们的舒州德庆军只好把名字拱手相让。“德庆”不能叫了，那叫一个什么名呢？地方贤达就聚到一起商议，最后达成共识，说取旧名同安之“安”与德庆之“庆”，组合新名“安庆”。寓意也很好，平安吉庆，至少讨一个口彩。于是“安庆”一名，自此开始正式启用。

此后不久，有一位重要人物出任安庆军节度使，他就是后来的宋宁宗赵扩。南宋庆元元年（1195），赵扩即位。因为做了皇帝，赵扩心里特别高兴，于是就想到了他的发祥地安庆，一纸令下，安庆的设置，由“军”升为了“府”。

关于“安庆”，最具世界意义的解释，是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给出的。在他的著述《中国十八省府》中，对繁体“安慶”一词，有非常独到的解读。原文是英文，我们就把它挂到网上寻求翻译，结果引起不小反响。其中最好的译文虽然与直译之意相距稍有一些远，但它的表述却充满了诗意：“上有房庐，下有儿女，和睦温馨，谓之安宁；外有荣装，中有爱心，内有自由，谓之喜庆。入则恬淡而安，出则平和相庆。”我个人对这一段关于安庆的解读特别欣赏。2013年，《厦门航空》约写一篇介绍安庆的文章，我就是用“入则恬淡而安，出则平和相庆”



盖洛《中国十八省府》关于繁体“安慶”的解读

作为标题。

还有一种说法，叫“安澜普庆”，意思也非常好。这之中的“澜”，可以当作自然水患解读，也可以当作社会局势理解。

安庆绝不是一座简单的城。中国城池无数，但修筑城池过程能记入二十四史的不多。而安庆，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安庆筑城过程载入史册，并非因为城，而是因为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安庆知府的黄榦。黄榦是朱熹的高徒，也是朱熹的女婿。关于黄榦的史绩，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中有记载，其主要内容就是筑安庆新城。

黄榦为什么要选盛唐山筑安庆城呢？史书提到，黄榦到安庆任知府时，战事吃紧，金人已经打到河南光州一带，如果继续往南，当时的安庆府就有被攻占的可能，因此民心惶惶。作为地方最高长官，黄榦心急如焚，急中生智想出的对策就是另选新址建城。盛唐山与潜山相隔不远，由潜山顺皖河而下，抵至入长江口便是。安庆地理位置独特，史书形容：“北负大龙山，东阻湖，西限河，南瞰大江。”从战术角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万一兵败，长江还是一条逃生的路。

新筑城池是要报朝廷批准的。此时南宋的京城在哪呢？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于是连夜把奏折写好，又连夜派人马不停蹄送往临安。但此时，金人南侵的消息不断飞入黄榦耳朵，而且离安庆越来越近。虽安庆与临安相隔不是太远，但一来一回，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可能的。于是，黄榦当机立断，不等朝廷批复，先动手干起来。先斩后奏与丢失城池，两者相比，后者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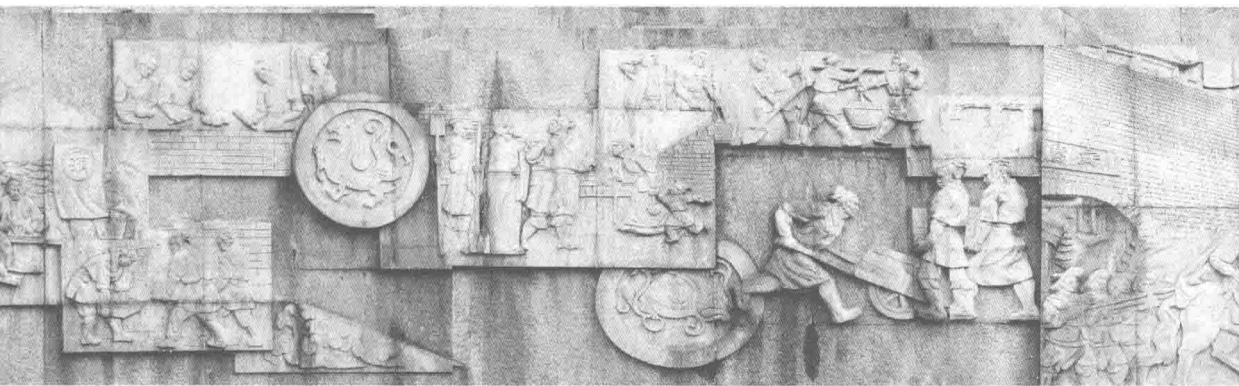
黄榦筑安庆城池的浮雕长卷

责更大。

安庆城正式动工修筑，时间是南宋嘉定十年四月，按公历计，是1217年5月中旬。此时安庆的天气已经有一些热，参与筑城的民工，基本都是光着膀子干活，其中也包括黄榦本人。

黄榦参加筑城，那是真刀实枪地干，绝不是绣花枕头。为什么？因为黄榦要计算整个工程的进度，要计算需要多少材料、多少工费、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城池的修筑工程。黄榦是读书人，读书人有读书人的笨办法。他将城池工程分为12段，自己带人先集中修筑一段，然后根据费时费工情况，将其余11段分发给下属官员。这些在《宋史·黄榦传》中都有详细记述。黄榦筑城用工十分科学，虽说总共动用了2万民工，但同时上工地的，只有5000人左右，每3个月轮一次岗。夏季筑城，又热又累，黄榦也不要求强干，每天安排午休一小时，每月则安排休息6天。虽轮休但不空岗，就好像我们现在工厂里的三班倒。秋天凉了，这种福利还保留一半。现在安庆江边的文化墙上有以黄榦筑城为内容的雕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新建成的安庆城，南至宜城渡，北至柏子桥，西到万松山，东到石家塘，整个区域呈四方之形。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敬佩知府黄榦的远大目光，当年他规划出的城池规模，整整延续了700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被民国政府进行小范围的改变。



中

黄幹筑好安庆城后不久，便调离安庆。他的后任者，因为局势动乱，也没有把知府府衙固定在安庆城。直到南宋景定元年三月，也就是1260年春，沿江制置使马光祖才决定启用新城。之间43年，历经风风雨雨，安庆城池自然破败不堪，于是马光祖又组织人力、财力进行了复筑。据地方志记载，新城“周十三里，高二丈，趾广七尺，顶半之”。

古代一座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墙。光有城墙还不行，还必须要有城门。没有城门，城里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能进出，那还叫什么城？城门也不是一天到晚打开的，而是晨启暮闭——早上把门打开，晚上再把城门关起来。有城墙有城门还不行，安全系数太差，外侵之敌架座云梯，就从城墙上攻进来了。因此，围着城墙，还必须挖有壕沟相隔，通常我们称之为护城河。过河就要架桥，但这桥又不能固定，必须放能落，收能起，方便自如。它的名字叫吊桥。所以，安庆城建好之后，进城便有些复杂，要等到规定时间，吊桥放下来，城门打开了，才能进去。如果是特殊时期，可能还要被盘查身份证明。这种状况，类似我们现在一些管理好的小区，进来出去都要刷卡。

安庆最初的城门有几座呢？五座。东，枞阳门；南，盛唐门；东南，康济门；西，正观门；北，集贤门。

安庆的城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大家都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安庆过去有一首关于城门的儿歌，是这样唱的：“城门城门几丈高？三丈六尺高，骑白马，挎马刀，走进城门瞧一瞧。”这肯定有些夸大，如按儿歌所唱，三丈六尺高的城门有12米，差不多三层楼了，怎么可能呢？但估计矮也矮不到哪儿去。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讲一讲安庆的五座城门。

首先是枞阳门。枞阳门具体位置在老城池的东南角。所以枞阳门不是安庆城的正东门，而应该是城的东南门。枞阳门的朝向，却实实在在是向东的，出城往东，便是朱家坡，也就是往迎江寺去的那一条街。所以说它是东门，也是有道理

的。“枞”是一条水，在安庆的东边，《清史稿》载，桐城“孔城河与东南长河、白兔河俱入练潭河，至枞阳入江”，枞阳门因此而名。枞阳门虽然没有了，但留下的老照片不少。老照片上的枞阳门，门洞上方悬有城额，“枞阳门”三个字虽然不是很清楚，但大致字形还是能看出来。关于“枞阳门”这三个字的由来，有说是东晋大臣庾亮所写，也有说是东晋书法名家王羲之所写，传得更悬的，说这三个字是当年曹操坐在马背上写的。实际枞阳门建于南宋，两者相差时间太远，不可能先把城额写好，等城门做起来再挂吧？这三个字写得是真好。清代有一个书法家，叫包世臣，他以“雍容揖让”来赞誉，意思是说这三个字，既仪态大方，从容不迫，又锋芒不露，谦和恭让。

美国人盖洛的《中国十八省府》中，也有一张他拍的枞阳门照片，不过拍的是枞阳门门柱石的局部。非常有趣的是，材料为大理石的门柱石，中间却凹下去了一大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盖洛在书中解释说，当时安庆城的居民，都说这是一块可以包治百病的奇石，因此家里只要有人生病，就前来用硬器刮一些粉末回去做药引，久而久之，就把大理石门柱石刮凹下去了。

从枞阳门沿长江往西走，不远，就是安庆老城的康济门。安庆城池临江而建，面对长江的城门有两座，康济门是其中偏东的南门。因为不是正南门，所以在民间，都把它称为小南门。现在我们也还这么叫。小南门并不是靠江修筑的，而是往北大概150米，建在一个45度的斜坡上。从康济门进城，继续上行，至坡顶，便是安庆地名“九头”之首的高井头。康济门的老照片也留存后世，是1948年前后拍的，那时候康济门的城门、城楼都还在。老照片拍的场景十分生动，既可以看到出城之人，也可以看到进城之人，其中有两位，是从江里打水挑进城的挑夫。过去安庆没有自来水，要喝水，要



安庆城五大城门之一的枞阳门（东门）



安庆城康济门，坊间称小南门

用水，要不到井里去打，要不到江里去挑，因此就催生了挑夫这个特殊的行业。康济门也有城额，为乾隆皇帝所题，名曰“江国风清”。乾隆皇帝怎么会给康济门题城额呢？这里有一个故事。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长江发大水，史载“江潮入郭，漂溺民居”，也

就是大水漫进城里来了，百姓的房屋都淹在大水之中。当时的安徽巡抚叫托庸，又祭天，又求地，做了许多法事，但大水始终不退。实在没办法了，这一天，就带着官兵出城，“命隶迎潮头抛铁索，杖之三十”，也就是拿一根铁索，对着江水打了三十下。这江水，也还真是属“打”的，居然老老实实退下去不少。这事后来报到乾隆皇帝那儿，龙颜大悦，于是就题了“江国风清”这块城额。出小南门的江岸，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太平军在此修了个炮台，以此封锁江面，抵御曾国藩湘军的水上进攻。这个炮台，现在还在。

老城真正的正南门，因位于盛唐山南，取名盛唐门，民间称之为大南门。但后来嫌“盛唐门”叫起来不气派，就把它改叫“镇海门”。小小一座城门，连大海也能镇住，你们说气派大不大？镇海门一般被认为是安庆城南向的正城门，过去安庆交通，水路发达于陆路，官员过往安徽，江南人来省城，进城都是走镇海门。镇海门外有迎宾馆，就是为专门接待官员而设的。1938年6月12日安庆沦陷，日军也是从镇海门攻入安庆城的。现在流传的镇海门老照片，有几张就是当时日军随军摄影记者拍的。其中有一张，是日寇入侵安庆之后，爬上镇海门城楼欢呼胜利的场景，这也是日军侵略安庆留下的铁证。从照片上看，镇海门上的城楼高大雄伟。过去安庆有一副名联，上联是“镇海门门镇海镇海门头镇海楼楼形镇海”，下联是“迎江寺寺迎江迎江寺腹迎江塔塔影迎江”。大家可以细心品味一下，对联巧妙地把安庆两大景观融到一起，而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基本算是一副绝对。